

南腔北调

土鸡不土

■罗红梅(达县)

民以食为天。在物质条件丰盛充裕的今天,填饱肚子早已不成问题。饮食文化逐渐泛滥开来,吃要新、鲜、奇、野,动辄上千上万的席桌。看着大盆大盆被倒掉的剩菜,想想真是到了奢靡的地步。而往往奢靡的宴席填不饱肚子,最后还得以面条裹腹。这是讲的食之犬也。普通百姓,吃点小火锅、大众鱼、炖羊肉、酸辣鸡也挺知足。

如今食鸡之肉,讲究的是个“土”字。首先便问是否土鸡,还得溯本求源,追问从何而来,以探究这个土鸡土得是否地道,越地道越醇厚。土鸡和非土鸡在价格上有着迥然的差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愿意寻那土鸡而去。查看了它的身子鸡冠鸡脚之后,再拨开鸡毛勘验皮肤,在听过老板介绍这鸡来自山那边很远的乡里之后,心满意足又心绪难耐地等待美味上桌。喝上一口浓郁的鸡汤,嚼上一块绵香的鸡肉,恩,应该是土鸡吧,却又有那么一丝的不确定,怎么还是没有儿时乡下吃到的鸡肉那么香呢?

一次回乡,发现满院里飞着跑着的鸡,羽毛不艳,身子肥硕,个个都圆体胖,听说生长很快,可以长到七八斤乃至更重。想想小时候,使劲儿喂养指望卖了做学费的那些鸡,一年半载长到四五斤便算厉害的了。那些鸡毛都会被一根根挑拣出来扎毽子用的,我们那里肥鸡的鸡毛颜色鲜艳、羽毛极长,骄傲地张扬着,比如今见到的鸡多一些雄风。听乡邻们讲过才知道,如今都是培育出来的良种鸡,有很高的科技成分,生长快、周期短、个头大、疫病少,适合农民养殖增收,而我们小时见到的鸡,也就是如今被称为正宗的土鸡慢慢被淘汰,逐渐退出养殖市场,很难寻觅它们的踪影了。

不经意在农户家里见着鸡婆带着小鸡溜达,还会惊喜半天:看,这才是真正的土鸡!殊不知,那鸡婆婆本身便不是本地家养的正宗土鸡,也只不过是市场上良种鸡的后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土鸡和良种的杂交而已。所以,人们如今吃到的鸡,究其根本,绝不是真正的土鸡了。经过良种的冲击,几轮杂交之后,土鸡会完全陷落,退出历史舞台,渐次隐匿而去。不过,为了人们越来越挑剔的味觉,也为了自然的生长轮回,比起成规模的圈养,还是有人愿意放养那些鸡,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奔跑飞跃,吸日月精华、喂粗食杂粮、按规律作息、依本性繁衍,这便是现如今人们花大价钱吃到的“土鸡”了,虽然“土”得名不符实,但相比味同嚼蜡的所谓洋鸡,又不知强上多少倍去。

鸡的物种演变,悄无声息地进行,却又快速产生成效,将土鸡消灭得那么彻底,如果这是一种策略的话,该是多么英明的决策。运用于人类,应该能达到侵略、战争、和平演变、经济控制等等一切手段都无法企及的特殊效果。试想,要是我们能派出具有强健体魄、超强智慧、阳光外形、温柔电眼……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坚定意志坚定思想坚定的大批帅哥,当然,也可以是魔鬼身材、天使面孔、精明头脑、妩媚眼神……以及以上“三坚定”的大批美女,自然、悄然、默默地以各种方式,比如留学,比如移民,比如偷渡,比如婚嫁等等等等,进入我们想要收复的某某地,一轮一轮下去,岂不是和土鸡一样,完全被我们所取代吗?不过,人相较于鸡,最大的不同乃在于思想,这种方法最难控制的就是人的思想,既要保证前去占领的人思想不变,又要保证演化而后的人的思想转变,还是有一定操作难度哈,但是最难的还不是这一点,应该怎样才能拥有那么一大批具备条件的非常优秀的超越他人的同胞呢?

感悟生活

“爱”字随想

■李子禄(达县)

闲来无事,喜欢翻翻字典。某日,无意间翻到“爱”字,细看旁边有一繁体字,“愛”字中间有一颗“心”,即“爱”。“心”为何要箭去呢?无“心”之“爱”会是真诚的吗?无“心”之“爱”必然是相欺相骗、虚伪奸诈的。

盯着这个没有了“心”的爱,我不禁想到社会上也有确有些人是没有“心”的,这个“心”字已被“私”和“欲”所取代了。不是吗?急流中的人危在旦夕,岸上某君却曰“给xx元,我教你上来”;工作生活中,为了各自一点私利,竟无中生有恶语中伤他人……可悲呀,这皆是无心的悲剧。

“私”与“欲”换走了一颗真挚的“心”,这样的“爱”就不是源于“心”,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了,这也正应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谏言。

如果人与人之间真挚纯洁的情感,完全转化为麻木的私利与金钱关系,这个无心的“爱”对社会、对国家、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危害是不小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颗“心”已被人们用真诚呼唤回来了。特别是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各行各业伸出热情之手,积极支援灾区人民,帮助他们抗震救灾,恢复家园,这让我们看到了:爱心,又回来了。事实告诉我们:爱须用心,这样才能发自肺腑,才是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

每一个有心之人,每一个正常的有心之人,都用心去爱吧!去爱这世界,去爱生活,去爱人民,这样你也会得到真挚的回报。用真诚的爱心去填补生活中的洼地,这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

两个人的黄昏

■李佳君(达州市)

下到河边的渡船码头要走一段之字形石梯,在石梯的拐角处,有一个铁皮做成的小屋,三四平方米大。小屋左边摆着一个烟柜,右边用铁架支着一张木板,上面摆着零食、饮料。小店有些拥挤,烟柜后仅能放下一把椅子,放零食的木板后塞着一个方凳,小店中间留下一条缝隙,能让人侧着身子进出。

这前两年洪水冲过后,小店愈加孤单破败。近年码头边又新建一座大桥,坐渡船过河的人愈加少了。每日里,小店准时八点开门,下午七点关门。烟柜后坐着一位老人,一副白光光的老花眼镜挂在鼻尖,清瘦的脸,嘴角两边有两道很深的皱纹,笑起来更深。面对他的老伴,他喜欢笑。他们经常坐在小店,他给她读杂志,读报纸,讲故事,读到高兴处,他就把眼光从眼镜上抛出,会心地笑了。端坐在木板后的人,总是一边微笑着,一边望着外面偶尔走过的行人。

小店的生意很差。因为城市的发展,渡船显得可有可无。早在十多年前,他的铁皮小店还是一个黄金地段。为了建起这个小店,他的儿子费尽周折。他对他的儿子说,要你搞这个小店,是因为我和你妈退休后无所事事,人无聊,就老得快,我们是打发时间,并不指望

能挣多少钱。就这样,两个老人在小店里一坐就是十几年。

虽然新建了大桥,又被洪水淹过两次,他们依然没有改变生活规律。他们喜欢河风,喜欢清静,喜欢望出去一片亮晶晶的水面。最重要的是,是他们弥补年轻时的分离。他年轻时当兵,一当就是十几年;回来工作后,又是在外东奔西跑,离多聚少。好不容易盼到退休,可是岁月的无情,已是人近黄昏。两人想啊,在家无聊,不知做点什么事。

就这样,他们开了这家小店。

又是一年春来到。吃过午饭,他慢慢地踱上石梯,到滨河路晒太阳。半个多小时后,温暖的阳光让他觉得困乏,睡意绵绵,就回到了小店。他让她也去晒晒太阳,她端坐着没动。进到店,坐在烟柜后的椅子上,没有了阳光的沐浴,他清醒了一些,随手拿出一本杂志看起来。不知不觉他睡着了,手中的书掉到地上。听见书滑落的声音,她正在给一位妇女拿一瓶纯净水。接过钱后,她上前弯腰拾起地上的书,放在一旁的旧报纸上,把挂在铁钩上的一件外衣盖在他身上。

他睡着了,仰着头,白光光的眼镜对着她,嘴巴半张着。过了很久,他没有改变姿

势,她担心他的头在铁板上受冷,想给他头下垫一件衣服,便上前扶他,他却一动不动。女人用力地拍他,他仍没有动,女人心里一下被什么堵住了。老头子,老头子,她不停地叫他,拍他。他一动也不动。你不要吓我,这可咋办啊?她哭出了声。有过路的人停下,围过来,让他们帮帮忙,打电话让他儿子马上来店里,说他爸不行了。行人渐渐地围住小店门口,把石梯也堵住了,渡船老板站在船头,仰头望着,一脸茫然。

铁皮小店折除了,下到河边的石梯拐角处留下一片空地,小孩子到这儿喜欢跑两步,或跳一跳,总会被他们的大人一手抓住,担心掉下去。有人就说,这儿该修栏杆的。

城市中心广场举办了一次摄影展,有一张放大的照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照片里一边是无尽的河,一边是高大的石壁。之字形的石梯处一个铁皮小店,一位妇女安详地坐在右边,左边烟柜后伸出一张脸,白光光的眼镜挂在鼻尖,眼睛在镜框夸张地望着外面,一轮昏黄的落日悬在铁皮屋顶,把天空大地抹红了。

照片题名:两个人的黄昏,时间:2007年秋。



今昔通川桥

(唐富雄 摄)

着装问题

■李佑伦(达州市)

镇长给老婆打个电话:“我的衣服呢,老领导六十大寿,我得回村一趟。”

老婆“妈呀”了一声:“两套衣服中午才拿到干洗店,你等我啊,我马上就回来。”

镇长是从村长做上去的,他所说的老领导是村里的老支书。

镇长拍胸看了下表,去村那边的班车只剩一个小时了。于是启开另一扇很少打开的衣柜,取下战友送的一套世界名牌服装——“皮尔卡丹”。

镇长曾救过战友的命,转业后战友下了海,现在沿海经营一家世界名牌服装店,日进斗金,上半年回来时硬要送给镇长一套“皮尔卡丹”,还批评镇长那村干的干部。

利索地套在身上,镜前一照,帅啊,要风度有风度,要气质有气质,镇长对镜子里的自己翘起拇指,暗暗得意。

正要出门,妻子回来了,见镇长穿上了“皮尔卡丹”,吓得手里的菜都掉了在地上:“这衣服真不能穿出去啊!”

莫名其妙!镇长一脸的困惑。

妻子一副苦口心婆的样子:“这衣服,上回

去市里出差,我在同类店打听过了,一万五的价,咱这穷乡僻壤的,你虽是镇长,一个月也只两三千工资,你一件衣服就是大半年工资,这不是明标着自己贪官么?”

“哦……”镇长愣怔了下,感觉老婆说的话很有道理,但嘴里却不示弱:“战友送的嘛!再说村上能有几个人知道衣服的价值?”

妻子眼睛瞪得更大了:“穿在你身上不是你买的也是你买的了,去拜老领导的人不是凡人,人家没有穿过还没见过?”

镇长吐了下舌头,当真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庆幸妻子回来及时,一面抬腕看表,担心时间来不及。

镇长不讲究穿着,平常就三套衣服,两套正在洗,一套刚换上。妻子说:“你稍候一下,衣服送去有几个小时了,我去干洗店看一下,也许已洗了,马上就回来。”

妻子又出门去了,镇长悻悻地脱下身上的“皮尔卡丹”,再去衣柜里翻找,找到一套两年前刚到镇上就时买的米黄色西服。

在楼下坝子里,碰上空手回来的妻子。妻子见到镇长的装束,气得直跺脚:“这衣服也不能穿啊!”

镇长一下就黑下了脸,有些恼怒:“怎么又不能穿了?”

妻子撩起衣角给镇长看:“都洗得发白了,还能穿?人家不说你装穷啊!”

“哈哈……”镇长的笑里带着无奈与苦涩:“我本来就没有发财,还用得着装吗?”

妻子怕镇上火,语气一下转为温和:“走,回去,我有办法。你想啊,只有贪官才常玩装穷的伎俩,是不?你现在是领导,不比当年在村上,言行仪表得适当有所讲究。”

镇长的嘴瘪了一下,欲说还休,犹豫了半天,终于从嘴里蹦出来:“都是你们这类小人心眼看问题。”

妻子依然面带微笑:“我小人心眼,可在老百姓里最具普遍性哟。”

“罕,”妻子突然一声亲昵的称呼,语重心长的样子:“如果你不是官,你穿‘皮尔卡丹’,人家说你本事有能力,一件衣服都一万多;如果你发了财,你穿旧衣服,人家就不认你装穷,说你是发扬传统艰苦朴素啊……问题是,你是镇长,也算个人物,你一定要注意细节,决不能再像十几年前当村长只知道甩开膀子干就行了。”

妻子用湿毛巾熨斗在镇长刚脱下的衣服上擦熨:“你从来不用公车,人家公车当私车用,于是,有人说你,你这是假清高,你这是在做秀,所以我还是支持你偶尔用一回公车的。”

镇长一下感到只有初中文化的妻子的高明,坐正身子手放膝部,像个小学生一样听着妻子的

小小小说

第二天,洪小宝等六位太平军士兵下寨去了,在王老头的“溜溜田”比赛栽秧。栽秧开始了,有的栽了十多丈,腰杆勾弯了,伸了腰杆,自认输了;有一手手脚麻溜得很,伸了腰杆偷看田坎上的姑娘,打了“幌子”,也自责起来;最

留守的爹娘

■韩加贵(宣汉县)

你刨平了多少亩土地
怎么就填不平额上的沟壑呢
你能将太阳化成水 把冰霜点成火
怎么就抖不落头上的雪花呢

你心疼孩子
你也心疼土地
儿女去了远方
你仍紧紧地抱着土地

你走了几十年
还没丈量完田坎有多长
你挖了一辈子
还没挖到心中的梦想

你被风抽过
你被雨打过
你被太阳灼过
你也为儿女的心事被揪过

再热 有孙在身边就舒爽
再冷 见孙在长大就暖和
留守 月缺之后总会圆
留守 太阳落山会点燃星光

鸬鹚天三阙

■胡治中(达州市)

冬游凤凰

岁在初冬百草残,巴山何处共流连。
凤凰髻乱眉不黛,洵水半枯泉半干。
品香茗,眺果鲜,浮生难得半日闲。
晓登北岩惊钟鼓,暮看州河染夕烟。

百年老屋

满月凄凉愁欲生,百年老屋幸犹存。
院中尚有新栽树,室内不见旧时人。
忆往昔,了无尘,风雨漂泊数十春。
不知梁上双栖燕,何故安居到如今?

梦里乡情

芦花翻白菊花黄,风雨他乡似故乡。
春来柳绿丝千缕,夏至蛙鸣韵满堂。
枫叶红,稻谷香,东篱把酒竹影凉,
世事沧桑惟人老,未泯童心梦里藏。

冬日暖阳

■冉长春(大竹县)

仲冬七日霜露连,村童上学步蹒跚。
缩首正苦衣衫薄,抬头忽喜艳阳天。
千手捧红梅初放,一心扶杖桔更甜。
满掌执牵热相拥,不信北风能久寒!

咏怀金山寺

■李伟(开江县)

寻幽上古径,芳草入帘青。
佛光照宝刹,香客履苔痕。
终日萍踪落,哪得拭浮尘。
若有一时闲,肯将半生轻。
禅音融落日,暮鼓绕梁庭。
回望云深处,惟余一老僧。



西窗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敲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生活周刊
Email:dzrbshzk@sina.com

太平寨的故事

■李同宗 杨青 廖亚飞/文

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西征。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遭到清军的阻击,受重创,太平军激战一月有余,到头来几乎全军覆没。石达开认为投降后可以活命,结果被砍掉了脑袋。躲在一个神秘山洞的两百余人侥幸逃脱了清军的搜查,他们在寇老道的带领下,昼伏夜行,从大渡河转移到渠县水口乡的观音寨。

观音寨上有观音庙,有田地、树木和一片开阔地。三面悬崖绝壁,只有北面有“之”字拐的陡梯。寨门口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了防御清军的追杀,他们在北面架起十二门罐尔炮,备有百余袋火药,平时除开荒种地外,早晚操练刀剑,尤其是自制的练功用的举重石特别多,轻重不一。寇老道既是领头,又是教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夺回武昌的战斗中,他一个人杀死曾国藩湘军十三人,攻破江

南大营,一马当先,突破敌军重围。士兵们都钦佩他,尊重他。

一天夜里,寇老道派遣六位士兵到百姓家买豆腐干、落花生、呷酒,嘱咐道:“只能买,不能抢,否则军法处置。”不一会儿,这些食品全由士兵带上了寨子。寇老道问:“钱够不够?”洪小宝说:“你看,这碎银一粒不少。”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收钱,是罗田坝王庆福老头慰劳的。寇老道觉得蹊跷,连忙打听王老头这人的身世。洪小宝说:“王老头有个漂亮的姑娘,要招个女婿,想在我们寨子挑一个。”有人问,要选什么样的人?洪小宝说:“条件只有一个,明天到他家的‘溜溜田’去栽秧,谁能一口气顺着田把秧栽完,不伸一下腰杆的,他的女儿就嫁给他。”大家一听,都议论起来,觉得条件太简单,说来我们都是庄稼人,谁不是栽秧能手?一个姑娘可不够分啦!寇老道说:“别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再说。好,刚才下寨子的那

六人先去试一试,看谁有能耐。不过,现在大家弄吃的。”有的用大坛子插竹筒,放进呷酒粒,倒入开水;有的在石桌上摆落花生、豆腐干,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地一边吃、一边喝。洪小宝说:“这坛酒又甜又狠,比贵州的呷酒味道好。”就不由自主地吟咏起来:“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双手捧住擎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寇老道制止道:“不要吟了,这是石达开吃过的甘蔗,不甜了。他对不住我们,把他忘掉吧!我们要在这里重新竖起太平军的旗帜,把观音寨改为太平寨,大家意下如何?”众士兵异口同声地答道:“好,就叫太平寨!”这一夜,全寨就像过年节一样热闹。

第二天,洪小宝等六位太平军士兵下寨去了,在王老头的“溜溜田”比赛栽秧。栽秧开始了,有的栽了十多丈,腰杆勾弯了,伸了腰杆,自认输了;有一手手脚麻溜得很,伸了腰杆偷看田坎上的姑娘,打了“幌子”,也自责起来;最

后只剩洪小宝一个人在田里栽,栽得又快又好,始终没有伸过腰杆,到底栽完了这块田。这一切,王老头和在旁的女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一下,王老头当场宣布,他的女儿秀兰许配给洪小宝。其他五位士兵失望地离开“溜溜田”,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太平寨。不久,秀兰与小宝举行婚礼,寇老道还到王家去做了证婚人。这一来,请下寨求亲的土匪越来越多,不少人成了家。有的去大竹投靠了一支抗清的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回到广西贵县去了。太平军剩下的士兵渐渐少了。

一天夜里,不知哪里出现火苗,把观音庙的一百余袋火药轰隆隆炸得干二净,庙子也被烧成了灰烬。剩下的太平军士兵东一个西一个逃得无影无踪。为了逃避清军的剿杀,寇老道虽说武艺过人,到底处于身孤力单的境地,也只好离开寨子埋伏下来。临别之际,他搭上木梯,用铁锤、铤子在岩壁上凿下“太平寨”三个大字,自己在离寨子一里之外的石牛庙隐姓埋名生存下来。他摆香设坛,苦练功夫,接纳教徒,卒年84岁。从此,“观音寨”被人遗忘了,而“太平寨”这个名字叫开了,并一代一代传了下去。

巴渠风物